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学研究

Psychologie
des foules



By Gustave Le Bon

[法]古斯塔夫·勒庞 著
山药 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乌合之众

三大众心理学研究三

Psychologie
des foules

By Gustave Le Bon

[法]古斯塔夫·勒庞 著
山药 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合之众 / (法) 古斯塔夫·勒庞著; 山药译. --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139-1414-7

I. ①乌… II. ①古… ②山… III. ①群体心理学—
研究 IV. ①C9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4956号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

乌合之众 WUHEZHIZHONG

出版人 许久文

作者 【法】古斯塔夫·勒庞 著

译者 山药

责任编辑 刘树民

封面设计 张江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10) 59417747 59419778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融科望京中心B座601室

邮编 100102

印刷 湖南省越来越好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 660mm x 960mm 1/16

印张 16

字数 165千字

书号 ISBN 978-7-5139-1414-7

定价 35.00元

注: 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联系调换。电话0731-82255083-88

古斯塔夫·勒庞

Guatava Le Bon (1841-1931)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
群体心理学创始人
被称为“群体社会的巴马基维利”

主要著作有

《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

《法国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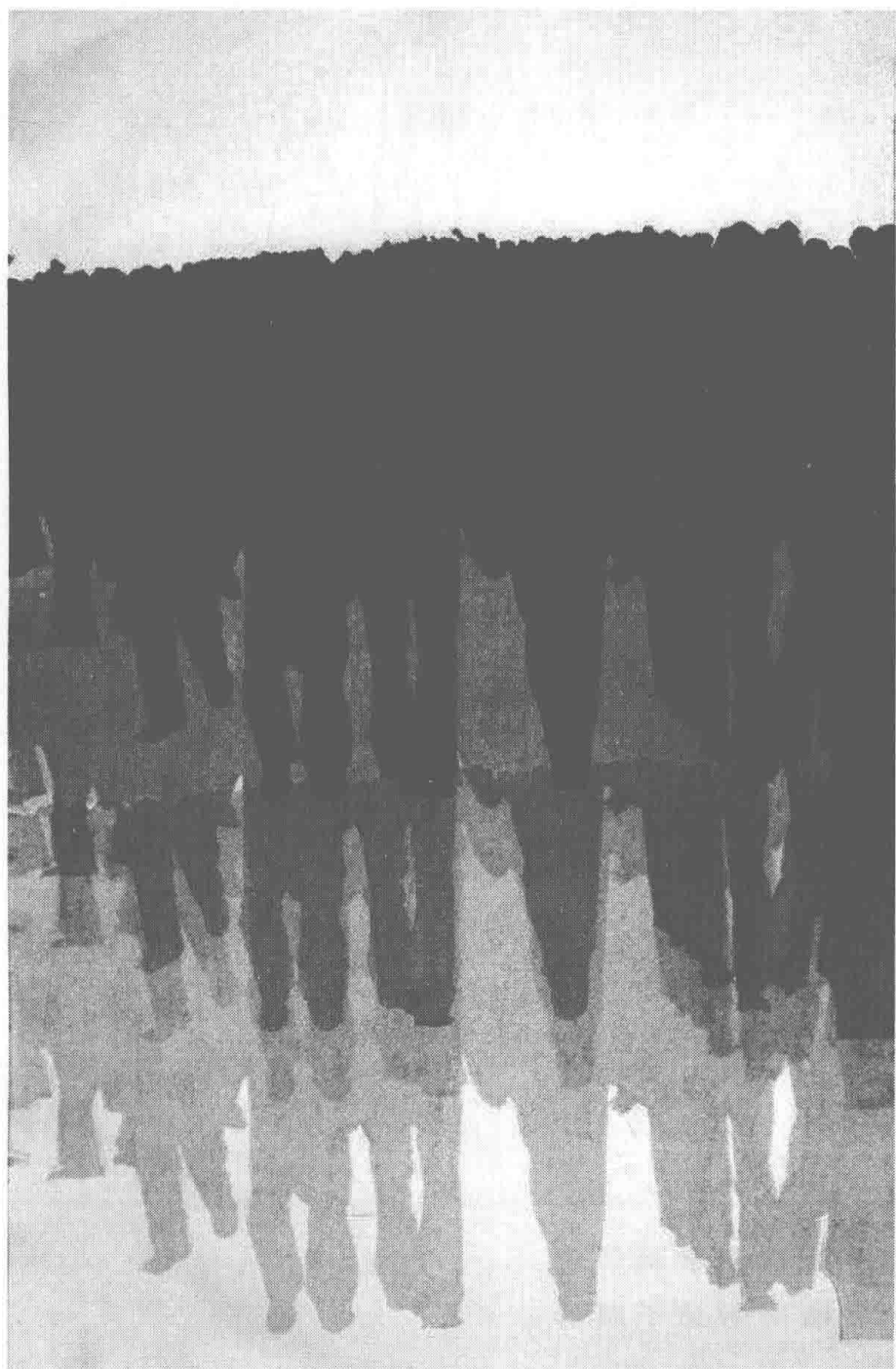
《战争心理学》等

其中以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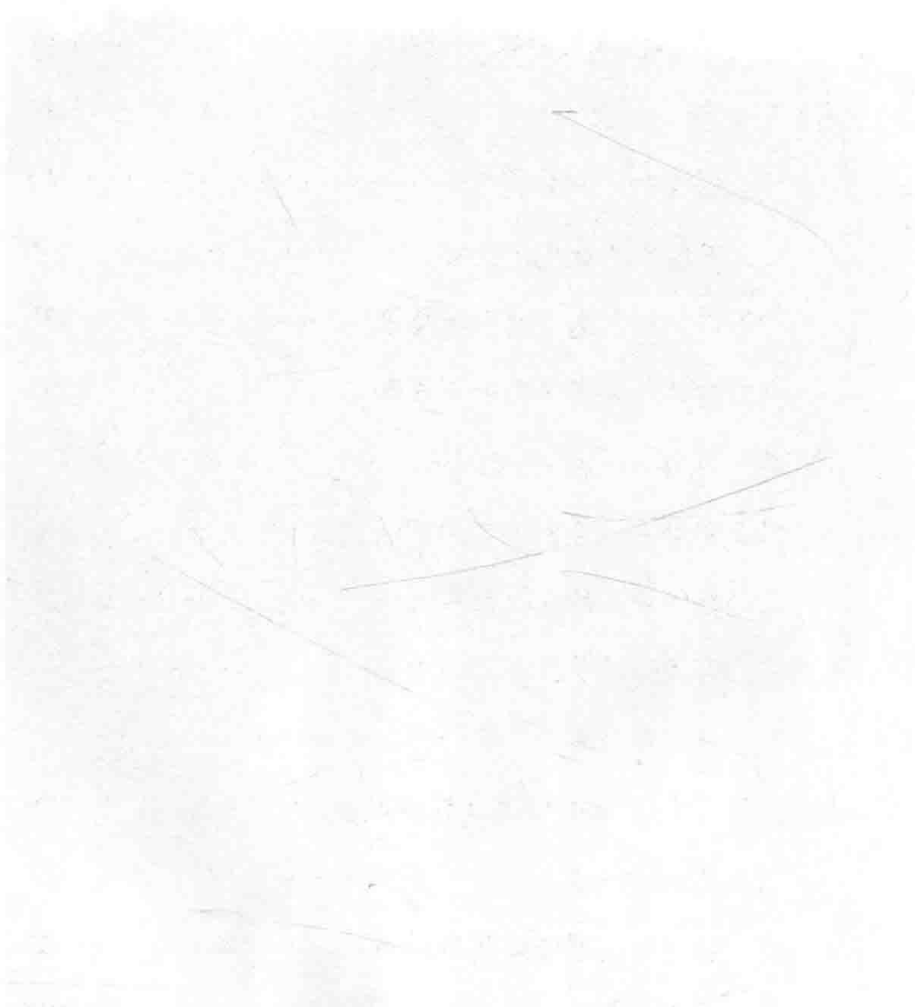
最为著名





Psychologie des foules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群体漫游在无意识领域
总是会随时听命于暗示

目 录

| | |
|-----------------------------|-----|
| 勒庞《乌合之众》的得与失 / 罗伯特·莫顿 | 001 |
| 作者前言 | 031 |
| 导言：群体时代的到来 | 037 |
| 第一卷 群体心理 | 047 |
| 1. 群体的一般特征 | 049 |
| 2. 群体的情感和道德观 | 061 |
| 3. 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象力 | 083 |
| 4. 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 095 |
| 第二卷 群体的观点与信念 | 103 |
| 1. 群体观点与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 105 |
| 2. 群体观点的直接因素 | 127 |
| 3. 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手法 | 141 |
| 4. 群体信念和观点的变化范围 | 165 |
|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 179 |
| 1. 群体的分类 | 181 |
| 2. 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 187 |
| 3. 刑事案件的陪审团 | 195 |
| 4. 作为选民的群体 | 205 |
| 5. 议会 | 217 |
| 作者年谱 | 239 |
| 译后记 | 241 |

勒庞《乌合之众》的得与失

罗伯特·莫顿

社会心理学大师奥尔波特在他的《社会心理学手册》这部权威著作中这样写道：“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已有著作中，最有影响的也许非勒庞《乌合之众》莫属。”这本书是否应该得到这样高的赞誉可以存疑，实际上也一直存在争议。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它确实对人们理解群体行为起到了巨大作用，对社会心理学研究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此外，在这个“孤独的人群”“千人一面”之类的描述，已成为美国民众日常用来形容自己的处境和感受的时代，这本书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也无须怀疑。

最让人费解的，是勒庞这本小书影响力的持久。在它 1895 年面世时，大概在那时的人心里，它也许只是本赶时髦的书。即使真

的是时髦，但任何一种时髦能持续大半个世纪之久¹，就一定有其独到之处。如果再考虑它的内容，就会更加不解。它所谈及的那些东西，也许没有哪一个没被人在它之前提到过，甚至有不少比起勒庞的说明来更令人信服，在他之后对这些东西也有大量的论述，但这本书在知识界却继续有着巨大的影响。如果再联系到此书的某些观点早就被证明是错误的，却仍然还是我们这些大众行为研究者不可不读的文献这点，就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该书所呈现的观念尤其是意识形态的矛盾比比皆是，却让有着不同意识形态信仰的作家们无不以严肃态度对待。也许，想解开这团乱麻，最好还是想想它对今天的意义。

《乌合之众》出版后的经历也许有助于解释这种困惑。受勒庞观点触动、启发并全盘接受这些观点的，不但有像民粹派社会学家罗斯和心理学家麦克道格尔这样的人，也包括那些反对这些观点的人，例如作为社会心理学家的弗洛伊德和作为社会学家的帕克。反对者可以驳斥勒庞的言论，但无法视而不见，如果他们不想放弃对社会心理学的关心的话，就不能这样做，因为那都是些最基本的问题。

这正是勒庞此书独特所在：几乎从头到尾都表现出对重大问题的敏感性。用大法官霍尔姆斯先生的话说，那就是勒庞在这本书

1 到今天已经是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仍然热度不减。当你阅读它时，会觉得它就是刚写出来的。

中表明自己具有“脊髓中的本能”，这种不断发现有研究价值问题的本领，只在极少数思想家身上能出现。对所有社会心理学家以及愿意思考自己生活的人，勒庞这本书所关注的，几乎无一例外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它的标题有着迷惑人的局限，但它其实谈到了许多通常并不是跟“人群”联系在一起的现象。可以说，勒庞此书以简约甚至有些时空错置的方式，触及了古今人们都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社会服从和过度服从、趣味单一、群众的反叛、大众文化、受别人支配的自我、群众运动、人的自我异化、官僚化过程、逃避自由投向领袖的怀抱，还有无意识在社会行为中的作用等。一言蔽之，他考察了一大堆不但是他那个时代，同时也是我们现代人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和观念。我认为，正是因为这本小书涉及问题的多样性，使它能拥有这样的持久意义。

可以这样说，《乌合之众》的当代意义，在于它发现问题而非解决问题的功能。看一下这本书对弗洛伊德的意义就能明白这点，发现问题的功能与解决问题的功能尽管相互关联，却有所区别。也正是弗洛伊德提供了一条渠道，让勒庞的思想影响到了当代人的头脑。20世纪20年代，当弗洛伊德把注意力转向“群众心理学”²，出版了他相关的第一本专著《群众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他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来讨论勒庞这本书。他开篇就下断语说：“勒庞的《群体心理学》³，

2 这是他的“Massenpsychologie”一词的习惯译法。

3 Psychologie des foules，法文原版的书名。

是当之无愧的名著。”又用类似判断作为结论，“他极为精彩地描述了集体心态。”在这两个判断之间的，是大量引用《乌合之众》的段落，这些引用与弗洛伊德简短的评论加在一起，占了全书几乎六分之一的篇幅。

但人们很快发现，弗洛伊德对这本书并非明确赞成。在接下来的一章中，他就收回了前面对勒庞思想的赞扬：“我们现在必须补充一句，其实作者的所言没有一点新东西……此外，勒庞等人对群体心理的描述和评估，绝非无可争议。”

这些断然的否定看似有些失礼，跟弗洛伊德自己在前面的说法相矛盾。不过，这也许正是他内心感受的真实流露，而非不礼貌的废话。要知道夸张历来就是一种表明观点的技巧。假如从弗洛伊德的判断中去掉夸张语气，只保留其实质，然后问一句：既然勒庞的话既无新意也不正确，为何又对它如此重视呢？你弗洛伊德为何要像许多严肃评论家一样，用显而易见的尊重态度来看待《乌合之众》？并且为何要把此书作为自己论述社会心理学的起点？当然，弗洛伊德坦诚回答了这些疑问：“我们把勒庞的言论作为我们的引路人，因为它对无意识精神生活的强调，十分适合我们的心理学。”

弗洛伊德为自己之所以重视勒庞的思想所作的解释，初看好像无可非议，却并不全面。他解释了自己如何从勒庞的著作中找到了优点，却没有解释为何要把勒庞的思想看作是既无新意也不正确的。需要进一步说明才能理解弗洛伊德这种自相矛盾。弗洛伊德无

法否认自己对勒庞自相矛盾的态度。他会在上一页否定了勒庞，却在下一页反过来说勒庞“对群体心态作了出色的心理学说明”。

在弗洛伊德论述勒庞的那一章中，可以找到这种矛盾态度的思想解释而非心理学解释。他几乎是在用苏格拉底的一种对话方式为两个角色写出台词。这种矛盾态度的基础归结起来就是：勒庞只是问题的发现者，而弗洛伊德自己可以成为问题的解决者，至于勒庞是否既能做前者也能做后者，倒不是件容易确定的事。对于前一种能力，勒庞值得赞赏，弗洛伊德也好不吝啬地进行了赞扬。至于后一种能力，勒庞顶多是无用，但还不至于完全错误，只是弗洛伊德坚持认为他既无用又错误。弗洛伊德把这两种角色交替着委派给勒庞，而他本人也在这种矛盾的两极间摇摆。最后，弗洛伊德提供了一幅清晰画面（虽然是一幅需要大加修改的画面）：勒庞播种，弗洛伊德浇水并培育其生长。

在弗洛伊德看来，勒庞作为问题的发现者，指出了群体生活重要的方面，但并没有作出解释。

勒庞讨论了“情感的强化”与“理智的欠缺”，因而点明了群体心理的“基本”事实，但弗洛伊德说他并没发现群体成员间建立情感联系的心理过程的原因。

作为问题的发现者，勒庞也看到了群体和有组织的团体间“情感传染”和易受暗示的显著特征，但弗洛伊德说他没认识到，这是团体成员与领袖以及其他团体有着性本能关系的产物。

勒庞意识到，如果没有任何联系，“只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尚

不足以形成团体”，但是他却不理解这种联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勒庞特别指出了群体情感的易变、爱与恨的游移不定，以及它的团结和仇视态度，但他没看到导致群体矛盾和理想化（这时受到过分爱戴的人物会变得不容批评）倾向的心理机制。

勒庞“生动描述了”群体缺乏情感约束以及它“没有妥协与反思的能力”，但他不具备任何能使自己看出这是退化到某个早期阶段的理论基础。（不过弗洛伊德不是神，也有走神的时候，也会出错。他说勒庞没有明确的退化观念，这当然不完全对。因为勒庞一再把群体所特有的冲动、急躁、“无推理能力、缺乏判断力以及夸大情感”看作“进化的低级生命形态——例如妇女、野蛮人和儿童——中的倾向”，因此，弗洛伊德是错误的。另外，当他写下退化到“不必奇怪可以在野蛮人或儿童身上看到的早期阶段”时，显然已经把妇女排除在了这个阶段之外。）

弗洛伊德有时对勒庞的评价有失公正，他说勒庞没有“估计到领袖在集体心理中的重要性”，而他自己却能揭示领袖在集体行为心理过程中的作用。但弗洛伊德显然没能注意到，勒庞赋予英雄神话以极大的重要性，并阐述了其对群体心理的影响，这正跟弗洛伊德在与奥托·兰克讨论之后得出的结论，认为英雄神话是个人把自己从持续的集体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手段是一样的。

勒庞看到并强调了群体的“趋平”倾向，要求在受压制的平庸水平上的充分平等。但据弗洛伊德判断，勒庞没有认识到这仅仅是一个潜在过程的外在可见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群体成员“通过对

同一个目标有着相同爱戴而互相认同”，所谓“目标”，是弗洛伊德的专业术语，在这里指“领袖”。

勒庞用自己的语言生动说明了作为群体和群体成员标志的“服从的欲望”。但他止步于此，没有进一步认识到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体现在领袖身上的集体理想取代了群体成员的自我理想。

最后，弗洛伊德认为，勒庞把自己局限在有乌合之众特点的暂时性集体上，其实是无意中碰到了最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因为只有在这种暂时聚集的人群中，才能清楚看到个人自愿放弃独立自主，转而对群体的完全依附。弗洛伊德这样定义勒庞的群体概念是错误的，只要读下面几页就可以明白这点。不过，一流的头脑即使犯下错误，有时也会是有益的。弗洛伊德犯的是聪明人常有的过失，是一不小心就导致了得出真理的幸运过失。

弗洛伊德认为勒庞的陈述“只涉及短命的集体”显然是错误的。然而这也使得弗洛伊德去赞扬勒庞选取了这些“喧闹的、暂时的群体”进行研究，“它们只是集体中的一个类型，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正是那些被我们视为个人特性的因素，暂时彻底消失得干干净净”。弗洛伊德这些话具体说明了一个在科学研究中普遍适用、社会科学尤其需要强调、但很少有人能意识到的，可以称之为搜索“重大研究领域”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寻找这样一些课题（例如这里的具体课题是暂时性的群体），它能使人去研究那些可以取得特殊优势的科学问题。

勒庞只是部分做了弗洛伊德以为他做过的事，并且是在不知

不觉中做的。他集中研究了暂时性群体，但并没有局限于此。在他“群体”是个宽泛的概念，既指暂时聚集在一起的人，更是指一些持久存在的团体和社会阶层，例如议会、宗派和构成阶级的人。不过，勒庞在关注较有生命力的公众甚至持久的社会阶级的同时，更注意那些形成政治暴民的短命人群，因此，他不小心抓住了一个研究集体行为的重要时机，即这种正在发生过程中的行为。有理由认为，弗洛伊德把勒庞显然并不具备的方法论技巧归在了勒庞名下。弗洛伊德得出这个对勒庞有利的评价，不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勒庞做了科学家都在做的工作，即找到重大研究素材，而是揭示出比对象更为广泛的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从弗洛伊德对待勒庞的这种矛盾态度中能得出的结论是：勒庞对人群和集体行为的突出特征有着敏锐的把握能力，但并没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勒庞就像只专门寻找块菌的猪，他在社会心理学表层某个位置停留片刻，那下面就会有未被人发现的重要理论的块菌。弗洛伊德把自己的形象描述得恰恰相反，他认为自己才是那个能看到本质的，把这些社会心理学的块菌挖掘出来的，并烹制成一道美味的知识佳肴的人。这对他们两人以及他们的著作不能说完全不公平，但总归是不太公正。勒庞主要是作为群体社会心理学问题的发现者，而弗洛伊德在某个阶段既是有想象力的问题发现者，也是一个成功的问题解决者。通过考察弗洛伊德对待勒庞的矛盾态度，我们能看出一些可以认为是重要的新观点（但是别人已经有所预见，因此并非不可或缺）和一些正确而有意义的思想（但并不十

分深刻，因此只有提示的意义)的贡献与局限性。弗洛伊德对勒庞《乌合之众》的矛盾态度，就是十分恰当的例证。

弗洛伊德对该书的态度并不稀奇。把它单独举出来，并非是因为像弗洛伊德这样机智而富有创造性的头脑的作品，任何时候都会让我们倍感愉快，而是因为他对勒庞的理解，以及他那造成意外收获的误解，能帮我们更好地理解此书。如果弗洛伊德在提出自己有关人的社会行为的思想时，从这本书中发现了大量有现实意义的因素，那么在较小范围内我们也能做到这一点。虽然他从该书中总体来说没有发现什么很正确或全新的观点，这对我们一样有教益，原因是：勒庞不是在盖棺定论，而是在为这题目更为先进的观点提供重要指导性起点。

一组有价值的现实因素，赋予了弗洛伊德对此书解读以意义，同样它也能为我们的解读带来意义。这要求我们从该书中发掘出比它字面含义更多的东西。读者不仅要留意勒庞反复论述的问题，还要注意他有时无意间流露的思想，这样我们就能感受到在人的社会行为中过去我们没有留心的那些方面。就像许多别的书一样，如果希望从中得出些应该能得到的东西，那么读出字里行间的含义是很重要的。这也适用于我们中间那些组成了各类团体的人，尤其是那些叫嚷着自己不服从的人(其实他们受着严格的约束)，前提是如果他们想理解对我们每个人都会产生作用的服从倾向的话。

此书包含着丰富的现实意义，不少隐藏在字里行间，这也解释了它的影响力为何会经久不衰。这种影响力也缘于它的主要论点

属于一些复杂思想的组成部分，它们大多数仍然与我们同在，例如强调人的行为中反理性或非理性的特点。这是一幅世纪末的人类画像，它把人类描绘成极易受到操纵，莫名其妙就情愿受骗上当的物种。不过这显然是一幅未完成的肖像画，因为如果有些人受到控制，必定还有一些人是在控制。所以从根本上看，有些人是把别人当作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另一个更深刻的假设是，人类有着自我欺骗的无限能力，能把罪恶说成美德，并为了犯罪而否定美德。人类性格的这幅画像还导致了一种社会哲学和社会学的出现，认为人特别易于在现实环境的引导下变得愚蠢，使他天生的才智或是因为追随乌合之众而变得平庸，或是用于邪恶，作为暴力和强制的帮凶，而欺骗自己的同胞。

人既无理性又自私自利，易于冲动且反复无常，或者是把理性用在伤天害理的事情上；他既是暴力和虔诚骗局的实施者，又是它们的牺牲品（这样一幅人类画像，在勒庞写下此书的时代当然算不上鲜见）。至少从《君主论》（这个标题显然强调了控制者）的时代起，一直到《乌合之众》（这个标题转向了被控制者）的时代，每个世纪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作家都在不断制造这样的形象。不过同样真实的是，它在19世纪后半叶才变得十分醒目且一直延续至今，人类是理性生物这一近乎完美的形象，即使没有被它消灭，也受到了它的毁坏。

对于人类及其行为中这个令人憎恶的一面，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政治理论学家、政论记者以及有创造性的落魄小